

第一章 青衫磊落險峰行

青光閃動，一柄青鋼劍倏地刺出，指向中年漢子左肩，使劍少年不待劍招用老，腕抖劍斜，劍鋒已削向那漢子右頸。那中年漢子豎劍擋格，铮的一聲響，雙劍相擊，嗡嗡做聲，震聲未絕，雙刃劍光霍霍，已拆了三招。中年漢子長劍猛地擊落，直斬少年頂門。那少年避向右側，左手劍訣斜引，青鋼劍疾刺那漢子大腿。

兩人劍法迅捷，全力相搏。

練武廳東邊坐着二人。上首是個四十左右的中年道姑，鐵青着臉，嘴唇緊閉。下首是個五十餘歲的老者，右手撫着長須，神情甚是得意。兩人的座位相距一丈有餘，身後各站着二十餘名男女弟子。西邊一排椅子上坐着十餘位賓客。東西雙方的目光都集注于場中二人的角鬥。

眼見那少年與中年漢子已拆到七十餘招，劍招越來越緊，兀自未分勝敗。突然中年漢子長劍揮出，用力猛了，身子微晃，似欲摔跌。西邊賓客中一個身穿青衫的年輕男子忍不住“嗤”的一聲笑。他隨即知道失態，忙伸手按住了口。

便在這時，場中少年左手揮掌拍出，擊向那漢子後心。那漢子跨步避開，手中長劍蓦地圈轉，喝一聲：“着！”那少年左腿中劍，一個踉蹌，長劍在地下一撐，站直身子待欲再鬥，那中年漢子已還劍入鞘，笑道：“褚師弟，承讓，承讓，傷得不厲害麼？”那少年臉色蒼白，咬着嘴唇道：“多謝龔師兄劍下留情。”

那長須老者滿臉得色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“東宗已勝了三陣，看來這‘劍湖宮’又要讓東宗再住五年了。辛師妹，咱們還得比下去麼？”坐在他上首的那中年道姑強忍怒氣，說道：“左師兄果然調教得好徒兒。但不知左師兄對‘無量玉壁’的鑽研，這五年來可已大有心得麼？”長須老者向她瞪了一眼，正色道：“師妹怎地忘了本派的規矩？”那道姑哼了一聲，便不再說下去了。

這老者姓左，名叫子穆，是“無量劍”東宗的掌門。那道姑姓辛，道号雙清，是“無量劍”西宗掌門。其地是大理國無量山中，其時是大宋元祐年間。

“無量劍”原分東、北、西三宗，北宗近數十年來已趨式微，東西二宗卻均人材鼎盛。“無量劍”于五代後漢年間在南詔無量山創派，掌門人居住無量山劍湖宮。自于大宋仁宗年間分爲三宗之後，每隔五年，三宗門下弟子便在劍湖宮中比武鬥劍，獲勝的一宗可在劍湖宮居住五年，至第六年上重行比試。五場鬥劍，贏得三場者爲勝。這五年之中，敗者固極力鑽研，以圖在下屆劍會中洗雪前恥，勝者也絲毫不敢松懈。北宗于數十年前獲勝而入住劍湖宮，五年後敗陣出宮，掌門人率領門人遷往山西，此後即不再參與比劍，與東西兩宗也不通音問。數十年來，東西二宗互有勝負。東宗勝過五次，西宗勝過三次，這次是第九次比劍。那龔姓中年漢子與褚姓少年相鬥，已是本次比劍中的第四場，姓龔的漢子既勝，東宗四賽三勝，第五場便不用比了。

西首錦凳上所坐的則是別派人士，其中有的是東西二宗掌門人共同出面邀請的公證人，其餘則是前來觀禮的嘉賓。這些人都是雲南武林中的知名之士。坐在最下首的那個青衣少年卻是個無名之輩，偏是他在那龔姓漢子伴作失足時失聲發笑。

這少年乃隨滇南普洱老武師馬五德而來。馬五德是大茶商，豪富好客，頗有孟嘗之風，江湖上落魄的武師前去投奔，他必竭誠相待，因此人緣甚佳，武功卻是平平。左子穆聽馬五德引見之時說這少年姓段，段姓是大理國的國姓，大理境內姓段的成千成萬，左子穆當時聽了也不以為意。心想他多半是馬五德的弟子，這馬老兒功夫稀松平常，教出來的弟子還高得到哪裏去，連“久仰”兩字也懶得說，隻拱了拱手，便肅賓入座。不料這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，當左子穆的得意弟子出招誘敵之時，竟失笑譏諷。

左子穆笑道：“辛師妹今年派出的四名弟子，劍術上的造詣着實可觀，尤其這第四場我們贏得更加僥幸。褚師侄年紀輕輕，居然練到了這般地步，前途不可限量，五年之後，隻怕咱們東西兩宗得換換位了，呵呵，呵呵！”說着不住大笑，突然眼光一轉，瞧向那段姓青年，說道：“我那劣徒适才以虛招‘跌撲步’獲勝，這位段世兄似乎頗不以為然。便請段世兄下場指點小徒一二如何？馬五哥威震滇南，強將手下無弱兵，段世兄的手段定是挺高的。”

馬五德臉上微微一紅，忙道：“這位段兄弟不是我的弟子。你老哥哥這幾手三腳貓的把式，怎配做人師父？左賢弟可別當面取笑。這位段兄弟來到普洱舍下，聽說我正要到無量山來，便跟着同來，說道無量山山水清幽，要來賞玩風景。”

左子穆心想：“他若是你弟子，礙着你的面子，我也不能做得太絕了，既是尋常賓客，那可不能客氣了。有人竟敢在劍湖宮中譏笑‘無量劍’東宗的武功，若不叫他鬧個灰頭土臉的下山，姓左的顏面何存？”冷笑一聲，說道：“請教段兄大號如何稱呼，是哪一位高入門下？”他見那青年眉清目秀，似是個書生，不像身有高明武功。

那姓段青年微笑道：“在下單名一譽字，從來沒學過什麼武藝。我看到別人摔跤，不論他真摔還是假摔，忍不住總是要笑的。”左子穆聽他言語中全無恭敬之意，不禁心中有氣，道：“那有什麼好笑？”段譽輕搖手中折扇，輕描淡寫地道：“一個人站着坐着，沒什麼好笑，躺在床上，也不好笑，要是躺在地下，哈哈，那就可笑得緊了。除非他是個三歲娃娃，那又作別論。”左子穆聽他說話越來越狂妄，不禁氣塞胸臆，向馬五德道：“馬五哥，這位段兄是你的好朋友麼？”

馬五德和段譽也是初交，全不知對方底細，他生性隨和，段譽要一同來無量山，他不便拒卻，便帶着來了，此時聽左子穆的口氣甚是着惱，勢必出手便極厲害，大好一個青年，何必讓他吃個大虧？便道：“段兄弟和我雖無深交，咱們總是結伴來的。我瞧段兄弟斯斯文文的，未必會什麼武功，适才這一笑定是出于無意。這樣吧，老哥哥肚子也餓了，左賢弟趕快整治酒席，咱們賀你三杯。今日大好日子，左賢弟何必跟年輕晚輩計較？”

左子穆道：“段兄既然不是馬五哥的好朋友，那麼兄弟如有得罪，也不算是掃了馬五哥的金面。光傑，剛才人家笑你呢，你下場請教請教吧。”

那中年漢子龔光傑巴不得師父有這句話，抽出長劍，往場中一站，倒轉劍柄，拱手向段譽道：“段朋友，請！”段譽道：“很好，你練吧，我瞧着。”仍坐在椅中，并不起身。龔光傑臉皮紫漲，怒道：“你……你說什麼？”段譽道：“你手裏拿了一把劍這麼東晃來西晃去，想是要練劍，那麼你就練吧。我向來不愛瞧人家動刀使劍，可是既來之，則安之，那也不妨瞧着。”

龔光傑喝道：“我師父叫你這小子也下場來，咱們比劃比劃。”段譽輕揮折扇，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你師父是你的師父，你師父可不是我的師父。你師父差得動你，你師父可差不動我。你師父叫你跟人家比劍，你已經跟人家

比過了。你師父叫我跟你比劍，我一來不會，二來怕輸，三來怕痛，四來怕死，因此是不比的。我說不比，就是不比。”

他這番話什麼“你師父”“我師父”的，說得猶如拗口令一般，練武廳中許多人聽着，忍不住都笑了出來。“無量劍”西宗門下男女各占其半，好幾名女弟子格格嬌笑。練武廳上莊嚴肅穆的氣象，霎時間一掃無遺。

龔光傑大踏步過來，伸劍指向段譽胸口，喝道：“你到底是真的不會，還是裝傻？”段譽見劍尖離胸不過數寸，隻須輕輕一送，便刺入了心髒，臉上卻絲毫不露驚慌之色，說道：“我自然真的不會，裝傻有什麼好裝？”龔光傑道：“你到無量山劍湖宮中來撒野，想必是活得不耐煩了。你是誰的門下？受了誰的指使？若不直說，莫怪大爺劍下無情。”

段譽道：“你這位大爺，怎地如此狠霸霸的？我平生最愛瞧人打架。貴派叫做無量劍，住在無量山中。佛經有雲：‘無量有四：一慈、二悲、三喜、四舍。’這‘四無量’麼，衆位當然明白：與樂之心爲慈，拔苦之心爲悲，喜衆生離苦獲樂之心曰喜，于一切衆生舍怨親之念而平等一如曰舍。既爲無量劍派，自當有慈悲喜舍之心，無量壽佛者，阿彌陀佛也。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……”

他唠唠叨叨地說佛念經，龔光傑長劍回收，突然左手揮出，啪的一聲，結結實實地打了他一個耳光。段譽將頭略側，待欲閃避，對方手掌早已打過縮回，一張俊秀雪白的臉頰登時腫了起來，五個指印甚是清晰。

這一來衆人都吃了一驚，眼見段譽漫不在乎，滿嘴胡說八道，料想必是身負絕藝。哪知龔光傑隨手一掌，他竟不能避開，看來當真是全然不會武功。武學高手故意裝傻，玩弄敵手，那是常事，但決無不會武功之人如此膽大妄爲的。龔光傑出掌得手，也不禁一呆，隨即抓住段譽胸口，提起他身子，喝道：“我還道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，哪知竟是個膿包！”將他重重往地下摔落。段譽滾將出去，砰的一聲，腦袋撞在桌子腳上。

馬五德心中不忍，搶過去伸手扶起，說道：“原來老弟果然不會武功，那又何必到這裏來廝混？”

段譽摸了摸額角，說道：“我本是來遊山玩水的，誰知道他們要比劍打架了？這樣你砍我殺的，有什麼好看？還不如瞧人家耍猴兒戲好玩得多。馬五爺，再見，再見，我這可要走了。”

左子穆身旁一名青年弟子縱身躍出，攔在段譽身前，說道：“你既不會武功，就這麼夾着尾巴而走，那也罷了，怎麼又說看我們比劍，還不如看耍猴兒戲？我給你兩條路走，要麼跟我比劃比劃，叫你領教一下比耍猴兒也還不如的劍法；要麼跟我師父磕八個響頭，自己說三聲‘放屁’！”段譽笑道：“你放屁？不怎麼臭啊！”

那人大怒，伸拳便向段譽面門擊去，這一拳勢夾勁風，段譽不識避讓，眼見要打得他面青目腫，不料拳到途中，突然半空中飛下一件物事，纏住了那青年的手腕。這東西冷冰冰、滑膩膩，一纏上手腕，隨即蠕蠕而動。那青年吃了一驚，急忙縮手時，隻見纏在腕上的竟是一條尺許長的赤練蛇，青紅斑斕，甚是可怖。他大聲驚呼，揮臂力振，但那蛇牢牢纏在腕上，說什麼也甩不脫。忽然龔光傑大聲叫道：“蛇，蛇！”臉色大變，伸手插入自己衣領，到背心掏摸，但掏不到什麼，隻急得雙足亂跳，手忙腳亂地解衣。

這兩下變故古怪之極，衆人正驚奇間，忽聽得頭頂有人撲哧一笑。衆人擡起頭來，隻見一個少女坐在梁上，雙手抓的都是蛇。